



那些年,那些剧

■ 安徽合肥 高永翠

我至今也忘不了姨妈家那台12吋的黄山牌黑白电视机。它永远神气地端坐在书房紫红色的书柜上,一副矜矜的模样。因为稀罕,它还专有件天蓝色外套,上面绣着热闹的花朵,除了工作,它的漂亮外套总穿得很端庄。就这样的一个木匣子,却给全家人的闲暇时光带来许多乐趣。

那时家里总订一份电视报,那些被姨父提前用红笔圈画的,都是适合我们小孩看的节目。每天放学后,我们三姐妹第一件事便是翻电视报,看看几时有我们的节目,然后抢时间做完作业。逢到电视节目要开始了,我们便心慌慌收作业、喝水、如厕,然后一人搬把小椅子进书房,椅子挨椅子排成排,扛着脑袋,紧盯电视屏幕,随着它一起喜怒哀乐了。

我在这里认识了铁臂阿童木——那个会飞的木头人,神通广大、无所不能,还会张嘴说话,每次一遇到困难,它就嗖的一声飞上天,后面的两条腿直喷火,两条胳膊如翅膀似的飞离困境,而且总能战胜困难,我特别羡慕它。有时写作业碰到不会的,我就会捣着笔幻想着阿童木能来,可那个“无私无畏的阿童木”一次也没有光顾,让我眼巴巴的遗憾不已。倒是那个聪明的一休,会给人解困,碰到难题,我们就学着他边闭上眼,边在头顶画圆圈,嘴里念念有词道:“让我,让我再想一会儿吧……”嘿,还别说,好多次这么学着、念着,困难居然迎刃而解了。等到他脆生生地说:“今天,今天就到这儿吧!”我的心里就泛起留念,随着“咯吉、咯吉、咯吉、咯吉、咯吉”的片尾曲响起,我却赖在椅子上不肯动,可儿童节目已经结束了,剩下的节目内容也就和我们无关了。

我们一直挨完结束曲,不得不起身,却还不甘心,拿起电视报再瞅瞅,唉,密密麻麻的电视节目表一路蜿蜒到深夜,只是没有了红笔圈的影子,作罢,只有撤。我们起身慢吞吞地搬着椅子,眼睛却想在电视屏幕生根,人动眼不离,拐过门,还回头抢一眼。多数时候,我们小孩走了,电视也就关了;有时,大人们会来继续他们的节目,电视声音会一下子小下去,偶尔电视房飘来零星的模糊不清的细小声响,却那么清

晰觉到我们的神经,竖起耳朵听,这许是外婆在看咿咿呀呀的戏曲,要不然就是热闹的电视剧。有时,那搬动频道的咔嚓咔嚓声,像锥子似的戳得人屁股坐不住,就会借喝水啥的,偷偷摸摸隔窗偷一眼,赶紧闪。唉,进城前就和小伙伴们吹牛的看电视,原来这么不尽兴!

想想其实也很满足。毕竟在家就能看电视……记得一部外国电视剧叫《加里森敢死队》,好像讲的是冒险类的打打杀杀,并不是小孩看的范畴,不知道怎么居然给我们看了,而且还看上瘾了,每天就盼着晚饭后的那么两集,看得如痴如醉。突然有一天,电视报上再也找不到这个名字了,我们几家的小伙伴互相奔走相告,焦急得很,后来听说是因为生活中有小孩模仿剧里人甩飞刀,危险至极,禁播了。

这种按计划看电视的时代,不知从哪天起,突然就被搅乱了。是《霍元甲》《上海滩》还是《射雕英雄传》惹的祸?我记不清了。只记得那时,全民都在看港台剧,我们小孩也顺理成章跟着看上了。为了看这些电视剧,那些红线画的儿童节目也顾不上了,每天放学后,可着劲赶作业,为的就是能心安理得看八点多的电视剧。只要《新闻联播》结束的音乐响起,心里就莫名热切起来,飞快安置好一切,用不着大人喊,我们就早早入座,一大串广告,我们也不烦。大人们好耐心,总是踩着片头曲来,书房里空前的满座。我们看霍元甲用他的霍家拳打败洋人“大个子萝卜”,激动不已,也为他的深陷囹圄,愁肠百转;我们记得那个围着长围巾,笑起来魅力无穷的许文强、纯情美丽的冯程程,也为他们的悲情故事而莫名难受着。更记得每当充满玄妙色彩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片头曲一起来,我们的心就被紧紧揪住,脚下生风似地往家跑,恰恰这个时候,外婆的书摊子要收。太阳还在天上,平时这时候,书摊上还有看书的人呢,而只要逢上《射雕》开演,很快街上的人就少了,那些看书的人,一到时间,

栀子芬芳

■ 安徽肥西 凌泽泉

初夏的风总是撩人。

山坡上,金盏花托起橙黄的盏儿,向入夏的清风发出温柔的邀请,月季的枝头扬起了一张张红扑扑的小脸,欣喜地打量着绿意欲滴的尘世,性急的石榴花匆忙地挤到翠绿枝叶的前头,踮脚侧目,然后引颈吹起火红的喇叭,召唤身边的花草,尽情吐露出馥郁的芳华。素颜的雏菊腼腆地举起清纯的纤手,玫瑰浓艳出镜,未及轻启朱唇,便芳香扑鼻,紫罗兰欲言又止,满天星碎语连连。金银花裹紧修长的身材,攀附于树干之上,仿佛拥挤的跑道上停放着许多只正欲起飞的蜻蜓。

熏风入怀,好一派初夏新景致。

与这些百媚千娇的夏花一同绽放的,还有六瓣平铺,更有重台素洁的栀子花。

宛若着素娟的未嫁处子,栀子花站在翠意横流的碧枝之上,你看着我,我望着你,眼眸里写满羞涩与腼腆,衣褶里盛满浓得化不开的芳菲。还未踏进庭院,我就被暗中袭来的一股股清香绊倒过好几次。淡雅的芳香堵在面前拦着你,你一抬脚,它就柔柔绵绵地垫在你的脚底板下,你一落脚,就像踩在松软的棉花之上,身子摇摆着险些跌倒,你一转身,它又死死抱住你的腿,让你迈不开步。

六瓣素白绸缎样的花瓣围成圈,一层层裹下去,簇拥着粉白的花蕊,恰如一首对仗工整的律诗。花柄处,四枚棱角分明的萼片不知疲乏地挺举着乳白的花朵,与满枝的绿叶一同呵护着似雪的纯贞。

一蓬蓬青枝枝头,星星般点缀着如缎的绸花,像是点点云朵浮身于枝头窃窃私语,最是那倒卵形的对

生叶片,叶脉清晰,绿得发亮,摸上去柔柔的、厚厚的,仿佛秋床上压着的锦被。三两只彩蝶晃动着薄如轻纱的羽翼,阳光下泛着炫目的光彩,趁人不备,便亮翅停在嫩黄的花蕊中,大口吮吸着甜蜜的芳香。辛勤劳作的彩蝶还未来得及擦一把汗、抹一下唇,就与另一朵花儿搭上了眼。

此刻,庭院里桃果青涩、杏眼橙黄,我忍不住频频按下快门,而栀子树宠辱不惊,只顾一门心思地拥起一捧捧清香,向着天地间轻轻挥洒。

置身于农家院落,惹了一身栀子花香的我,真切感受到,还是这丝丝缕缕的淡雅清香,最能熨帖人的心房。

在院中乡村,栀子花是庭院里的娇客。记忆中,老家的那株栀子树长在后院的水池边,款款而来的春风总是率先踱亮一枚枚熬过严冬的叶片,新生的嫩叶由鹅黄渐变为翠绿,尔后墨绿如洗。布谷声声里,最先感知脉动的枝柯间,纷纷鼓胀起一枚枚细长的花苞。夜露晓风中,紧抱的花瓣开始舒展手脚,推开摺住自己的青色花萼,羞答答地伸开数片白亮的花瓣,半是欣喜半是羞涩,像邻家调皮的小孩探头向外好奇地张望。不知不觉中,不再掩面的一片片花瓣,恰如苗条少女亭亭玉立于花蕊身旁,舞动着云朵般素洁的裙摆。馥郁的芳菲在空气中弥漫,挤进门缝,涌入心坎,农事的忙碌疲惫竟在花香中消弭,身心愉悦得像翻飞的鸟儿,轻盈而激动,浪漫而抒情。

庄子里,数我家的那株栀子树最大,左邻右舍常来观绿赏花。娘随手压下几根侧枝,待上十天半月,入土的茎上滋生了缕缕素白的软须,娘便伸剪在距主

书一扔就跑,赶着回家看电视了。我们恨不得长到电视机里,无奈,只有跟失火似的,一趟趟从书摊一路小跑着往家搬凳子、椅子,有时候,《射雕》的片头曲都快结束了,可东西还没运完,那心里急得跟猫抓似的,脚下一刻不停,呼啸着往家赶,一路上各家“异机同声”的《射雕》插曲,虽然缥缈,却似夏日的雨点,总能那么真切地淋着我们干巴巴的渴望。

大家的茶余饭后,都被这些电视填满了,先是唏嘘下昨日的剧集,然后又急急猜测下今晚的故事发展,你一言我一语,多半,当晚的精彩总是出乎大家的想象,于是,那想追根刨底的欲望,就那么悬在心中,间或闪过脑子,让你忍不住期待、遐想。这不,想着想着,想极了,新玩意就出场了。班上时髦的主儿,开始备了专门抄录这些电视剧插曲的歌词本,一段段歌词分成国语版、粤语版被工整收藏着,又被手绘的花红柳绿打扮着,逢到下课,大伙儿三五成群汇在一起,会唱的唱,不会唱的跟着哼学,唱得山高水长,意兴盎然。其中会纯粤语演唱的最受人崇拜,不会的人边瞟着歌词本,边专注看着她的口型,像初学英语那么生涩拗口,可还乐此不疲。终于学了那么几句,就熬不住了,半粤语半普通话切换着唱完一首歌,倒也没有人介意,就那么一起模糊着、混沌着,快乐不减,兴致不衰。

如今回忆起那些让我们无比狂热的电视剧时代,莫名怀念。现在电视机早由黑白转为彩色,屏幕越来越大,频道越来越多,速度越来越快,节目花样数不胜数,但已很难激起当年的热情。岁月,终究回不去。



根不远处切断枝条,然后将新育的花苗送给邻家。来年夏日,村里又会多几户飘香的院落。

夕阳挂山,晚霞翻过树梢溜进庭院之时,栀子树边总少不了爱花的孩童。晨间新开的花儿大多被素手请了去,余下的花苞倒很悠闲,不慌不忙地立于枝头,看晚归的鸟儿从瓦楞上飞过,看灰色的炊烟从青瓦上迈步动身。等不及花开的孩童支开青叶,但见枝头偶有露出白边的蓓蕾,小手便急切地伸过去,就这样,一朵朵花苞,过早地脱离了枝头。回到家中,从灶洞里取些草灰,放入青花瓷碗里,浇水浸湿,再将花苞插入其间,端放于案桌之上。夜已深,人和村庄都沉沉地睡去,唯有斜倚在青花瓷碗里的花苞们,分分秒秒都在从青色中使劲地往外钻,都在将蓄于心间的芬芳,一点点打开,都在盼晨曦微露时,送给新一天一份惊喜。

那是多么浪漫而又富诗意的清早啊,葱翠的鸟鸣推开窗棂,栀子花粲然绽放,还未拉开门帘,便拥一屋温馨,心田上更是清香氤氲,纵是陶渊明,也会羡慕那份恬静那份悠然。

谁说乡人只懂农时和农事,细瞧去,房前屋后,既有桃李梨杏,又有葵花扁豆;池边坡上,既有柳条梳风,又有芍药蔷薇;田间地头,既有金油菜,又有青菜萝卜。春来之时,灼灼桃花曾攻陷过他们的目光;夏耘之际,皓月之下他们也曾泛舟遍数星斗;秋收之时,金黄稻浪曾在他们的心田酣畅翻滚过;冬藏之际,暗香浮动中也曾留下他们踏雪寻梅的足迹。

就像这开得似锦如缎的栀子,雪亮地开,敞亮地香,伴着农时一路前往,陪着岁月一同赶路,虽然栀子的花期并不长,但只要绽放,就要执着地播撒芬芳。